

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語文競賽

臺中市初賽

高中組國語朗讀

一、三戒

柳宗元

吾恆惡世之人，不知推己之本，而乘物以逞，或依勢以干非其類，出技以怒強，竊時以肆暴，然卒迨於禍。有客談麋、驢、鼠三物，似其事，作《三戒》。

臨江之麋

臨江之人，畋得麋麑，畜之。入門，羣犬垂涎，揚尾皆來。其人怒怛之。自是日抱就犬，習示之，使勿動，稍使與之戲。積久，犬皆如人意。麋麑稍大，忘己之麋也，以為犬良我友，抵觸偃仆，益狎。犬畏主人，與之俯仰甚善，然時啖其舌。

三年，麋出門，見外犬在道甚眾，走欲與為戲。外犬見而喜且怒，共殺食之，狼藉道上，麋至死不悟。

黔之驢

黔無驥，有好事者船載以入，至則無可用，放之山下。虎見之，龐然大物也，以為神。蔽林間窺之，稍出近之，慭慭然，莫相知。

他日，驥一鳴，虎大駭，遠遁，以為且噬己也，甚恐。然往來視之，覺無異能者。益習其聲，又近出前後，終不敢搏。稍近益狎，蕩倚衝冒，驥不勝怒，蹄之。虎因喜，計之曰：「技止此耳！」因跳踉大歟，斷其喉，盡其肉，乃去。

噫！形之龐也類有德，聲之宏也類有能，向不出其技，虎雖猛，疑畏，卒不敢取；今若是焉，悲夫！

永某氏之鼠

永有某氏者，畏日，拘忌異甚。以為己生歲直子；鼠，子神也，因愛鼠，不畜貓犬，禁僮勿擊鼠。倉廩庖廚，悉以恣鼠，不問。

由是鼠相告，皆來某氏，飽食而無禍。某氏室無完器，椸無完衣，飲食大率鼠之餘也。晝累累與人兼行，夜則竊齧鬥暴，其聲萬狀，不可以寢，終不厭。

數歲，某氏徙居他州；後人來居，鼠為態如故。其人曰：「是陰類，惡物也，盜暴尤甚。且何以至是乎哉？」假五六貓，闔門撤瓦灌穴，購僮羅捕之，殺鼠如丘，棄之隱處，臭數月乃已。

嗚呼！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恆也哉！

二、三槐堂銘

蘇軾

天可必乎？賢者不必貴，仁者不必壽。天不可必乎？仁者必有後。二者將安取衷哉？吾聞之申包胥曰：「人定者勝天，天定亦能勝人。」世之論天者，皆不待其定而求之，故以天為茫茫。善者以怠，惡者以肆。盜跖之壽，孔、顏之厄，此皆天之未定者也。松柏生于山林，其始也，困于蓬蒿，厄于牛羊；而其終也，貫四時、閱千歲而不改者，其天定也。善惡之報，至于子孫，則其定也久矣。吾以所見所聞考之，而其可必也審矣。

國之將興，必有世德之臣，厚施而不食其報，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、共天下之福。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，顯于漢、周之際，歷事太祖、太宗，文武忠孝，天下望以為相，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時。蓋嘗手植三槐于庭，曰：「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。」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，相真宗皇帝于景德、祥符之間，朝廷清明，天下無事之時，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。今夫寓物于人，明日而取之，有得有否；而晉公修德于身，責報于天，取必于數十年之後，如持左契，交手相付。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。

吾不及見魏公，而見其子懿敏公，以直諫事仁宗皇帝，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，位不滿其德。天將復興王氏也歟！何其子孫之多賢也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，其雄才直氣，真不相上下。而栖筠之子吉甫，其孫德裕，功名富貴，略與王氏等；而忠恕仁厚，不及魏公父子。由此觀之，王氏之福，蓋未艾也。

懿敏公之子翬與吾游，好德而文，以世其家，吾以是銘之。

銘曰：「嗚呼休哉！魏公之業，與槐俱萌；封植之勤，必世乃成。既相真宗，四方砥平。歸視其家，槐陰滿庭。吾儕小人，朝不及夕，相時射利，皇恤厥德？庶幾僥幸，不種而獲。不有君子，其何能國？王城之東，晉公所廬；郁郁三槐，惟德之符。嗚呼休哉！」

三、信陵君救趙論

唐順之

論者以竊符為信陵君之罪，余以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。夫強秦之暴亟矣，今悉兵以臨趙，趙必亡。趙，魏之障也，趙亡，則魏且為之後。趙、魏，又楚、燕、齊諸國之障也，趙、魏亡，則楚、燕、齊諸國為之後。天下之勢，未有岌岌於此者也。故救趙者，亦以救魏；救一國者，亦以救六國也。竊魏之符，以紓魏之患；借一國之師，以分六國之災，夫奚不可者？

然則信陵果無罪乎？曰：又不然也。余所誅者，信陵君之心也。信陵一公子耳，魏固有王也，趙不請救於王，而諄諄焉請救於信陵；是趙知有信陵，不知有王也。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，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，欲急救趙，是信陵知有婚姻，不知有王也。其竊符也，非為魏也，非為六國也，為趙焉耳。非為趙也，為一平原君耳。使禍不在趙，而在他國，則雖撤魏之障，撤六國之障，信陵亦必不救。使趙無平原，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，雖趙亡，信陵亦必不救。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，不能當一平原公子；而魏之兵甲，所恃以固其社稷者，祇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。幸而戰勝，可也；不幸戰不勝，為虜於秦，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殉姻戚，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？夫竊符之計，蓋出於侯生，而如姬成之也。侯生教公子以竊符，如姬為公子竊符於王之臥內，是二人亦知有信陵，不知有王也。

余以為信陵之自為計，曷若以脣齒之勢，激諫於王；不聽，則以其欲死秦師者，而死於魏王之前，王必悟矣。侯生為信陵計，曷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；不聽，則以其欲死信陵君者，而死於魏王之前，王亦必悟矣。如姬有意於報信陵，曷若乘王之隙，而日夜勸之救；不聽，則以其欲為公子死者，而死於魏王之前，王亦必悟矣。如此，則信陵君不負魏，亦不負趙；二人不負王，亦不負於信陵君。何為計不出此？

信陵知有婚姻之趙，不知有王；內則幸姬，外則鄰國，賤則夷門野人，又皆知有公子，不知有王；則是魏僅有一孤王耳。嗚呼，自世之衰，人皆習於背公死黨之行，而忘守節奉公之道。有重相而無威君，有私讎而無義憤。如秦人知有穰侯，不知有秦王；虞卿知有布衣之交，不知有趙王。蓋君若贊旒久矣！

四、前出師表

諸葛亮

臣亮言：「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。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罷弊；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！然侍衛之臣，不懈於內；忠志之士，忘身於外者，蓋追先帝之殊遇，欲報之於陛下也！誠宜開張聖聽，以光先帝遺德，恢宏志士之氣；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義，以塞忠諫之路也！」

宮中、府中，俱為一體；陟罰、臧否，不宜異同。若有作姦犯科，及為忠善者，宜付有司，論其刑賞，以昭陛下平明之理；不宜偏私，使內外異法也！

侍中、侍郎：郭攸之、費禕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實，志慮忠純。是以先帝簡拔，以遺陛下。愚以為：『宮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；悉以咨之，然後施行。』必能裨補闕漏，有所廣益。將軍向寵，性行淑均，曉暢軍事，試用於昔日，先帝稱之曰：『能』。是以眾議，舉寵為督。愚以為：『營中之事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陣和睦，優、劣得所。』親賢臣，遠小人，此先漢所以興隆也；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後漢所以傾頽也！先帝在時，每與臣論此事，未嘗不嘆息，痛恨於桓、靈也！侍中、尚書；長史、參軍，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！願陛下：『親之，信之。』則漢室之隆，可計日而待也！

臣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；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諮臣以當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馳。後值傾覆，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。爾來二十有一年矣！先帝知臣謹慎，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！受命以來，夙夜憂嘆，恐託付不效，以傷先帝之明。故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當獎率三軍，北定中原；庶竭鰥鈍，攘除姦凶；興復漢室，還於舊都。此臣所以報先帝，而忠陛下之職分也。至於斟酌損益，進盡忠言，則攸之、禕、允之任也。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；不效，則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靈。若無興德之言，則責攸之、禕、允等之慢，以彰其咎。陛下亦宜自課，以諮詢善道，察納雅言。深追先帝遺詔，臣不勝受恩感激。今當遠離，臨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。』

五、淡水義渡記

吳子光

義渡者，山陰婁公治淡時所建置者也。先是淡、彰之交，有甌脫地，曰大甲溪，遼闊可數里，野水縱橫，生番出沒為民害。迨後開闢日廣，生番走十數里外避之，始有居民，然皆赤貧無聊賴者。溪發源自東勢角內山，一路曲折奔騰，以達於海。土產怪石，如虎牙，如劍鍔，與風水相擊撞。舟一葉行石罅中，亂流而渡，稍一失勢，則有性命之慮。比之濫瀨堆、羅刹江、惶恐灘等，奇險尤百倍，乃全臺第一畏塗，行者苦之。然在旱乾時猶可，一遇淋雨之際，兩涯不辨牛馬，溪流灑作十數道，茫茫水國，波浪掀天，或竟月不得渡溪，故險惡。舟子輩更桀獗異常，有問津者，則目睽睽作蒼鷹視，攘臂橫索，必至饜足而後已，否則長江天塹，其能一朝飛渡哉？

婁公一日至其地，望洋者久之。慨然曰：「安瀾固自有術也。」下車，日捐鶴俸，為巨室倡；更撥無礙官租，共襄厥舉。舟子每季工食，皆官親自給發，無一絲一粒，假手家丁與胥吏者。人隨到隨渡，不准需索片文，乃樹碑碣於渡頭，永著為例。大甲溪規模已立，乃漸次而房裡，而中港，而鹹水港等處，皆準大甲溪章程，以垂久遠。由是行人安穩，布帆無恙，若忘其為破冢者。然斯真萬家生佛，苦海慈航，比諸乘輿濟人，苟且於權宜之術，以搏取聲譽者，相去遠矣。

余讀《宋史·包拯傳》，性峭直耿介，與人不苟合，不一毫妄取，平居無私，故人親黨干謁，一切絕之。然惡吏刻薄，務敦厚於人，未嘗不恕云。公之治淡也，剛正嫉惡，雅有孝肅風，而惠澤甚多，至今父老尚稱述之勿衰。謂公在淡時，政聲為海東冠，無少長，咸尸祝曰：「天乎！人乎！吾儕何修？而獲此好官也。」

公雖身處脂膏，不名一錢，離任日行李瀟灑，身被萬人衣以行，群吏則張萬人傘為前導。金字輝煌，與日光相映照。部民捧香伏地，相與設祖帳如儀，數十里不絕，於道有哭失聲者。新任慨嘆久之，以為僅見云。

余慕公賢名，欲為立傳以行遠。然口碑雖載，文獻無徵，縱有班、馬良史才，豈能鑿空以為文哉？噫！士大夫立功立德，卓然與古為徒，若碑銘志傳，不得作家之文以永之，則磨沒而不彰者多矣。此曾南豐《與歐陽舍人書》一篇之中，所以三致意也夫。

六、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

袁宏道

廬山之面，在南康，數十里皆壁。水從壁罅出，萬仞直落，勢不得不森豎躍舞，故飛瀑多，而開先為絕勝。登望瀑樓，見飛瀑之半，不甚暢。沿崖而折，得青玉峽，峽蒼碧立，彙為潭，巨石當其下，橫偃側布，瀑水掠潭行，與石遇，齧而鬥，不勝，久乃斂狂斜趨，侵其趾而去。遊人坐石上，潭色浸膚，撲面皆冷翠。

良久月上，枕澗聲而臥。一客以文相質，余曰：「試扣諸泉。」又問，余曰：「試扣諸澗。」客以為戲。余告之曰：「夫文以蓄入，以氣出者也。今夫泉，淵然黛，泓然靜者，其蓄也。及其觸石而行，則虹飛龍矯，曳而為練，匯而為輪，絡而為紳，激而為霆，故夫水之變，至於幻怪翕忽，無所不有者，氣為之也。今吾與子厯含蟠，涉三峽，濯澗聽泉，得其浩瀚古雅者，則為《六經》。鬱激曼衍者，則騷賦。幽奇怪偉，變幻詰曲者，則為子史百家。凡水之一貌一情，吾直以文遇之，故悲笑歌鳴，卒然與水俱發，而不能自止。」客起而謝。

次日晨起，復至峽，觀香爐紫煙，心動。僧曰：「至黃巖之文殊塔，瀑勢乃極。」杖而往，磴狹且多折，芒草割人面。少進，石愈嶮。白日蒸厓，如行熱冶中，微聞諸客皆有嗟歎聲。既至半，力皆憊，遊者昏昏愁墮，一客眩思返。余曰：「戀軀惜命，何用遊山？且而與其死於床第，孰若死於一片冷石也？」客大笑，勇百倍。頃之，躋其巔，入黃巖寺。少定，折而至前嶺，席文殊塔觀瀑。瀑注青壁下，雷奔海立，孤擎萬仞，峽風逆之，簾捲而上，忽焉橫曳，東披西帶。

諸客請貌其似。或曰：「此鮫人輸綃圖也。」余曰：「得其色，然死水也。」客曰：「青蓮詩比蘇公《白水佛跡》孰勝？」余曰：「太白得其勢，其貌膚；子瞻得其怒，其貌骨，然皆未及其趣也。今與客從開先來，欹削十餘里，上礪下蒸，病勢已作，一旦見瀑，形開神徹，目增而明，天增而朗，濁慮之縱橫，凡吾與子數年淘汰而不肯淨者，一旦皆逃匿去，是豈文字所得詮也。」山僧曰：「崖徑多虎，宜早發。」乃下。夜宿歸宗寺。次日過白鹿洞，觀五老峰，逾吳障山而返。

七、與元微之書

白居易

四月十日夜，樂天白：

微之，微之，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；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。人生幾何，離閑如此！況以膠漆之心，置於胡越之身，進不得相合，退不能相忘，牽攀乖隔，各欲白首。微之，微之，如何！如何！天實為之，謂之奈何！

僕初到潯陽時，有熊孺登來，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，上報疾狀，次敘病心，終論平生交分。且云：「危惙之際，不暇及他，惟收數帙文章，封題其上，曰：『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，便請以代書。』」悲哉！微之於我也，其若是乎！又睹所寄聞僕左降詩，云：

「殘燈無焰影幢幢，此夕聞君謫九江。垂死病中驚坐起，暗風吹雨入寒窗。」

此句他人尚不可聞，況僕心哉！至今每吟，猶惻惻耳。且置是事，略敘近懷。

僕自到九江，已涉三載，形骸且健，方寸甚安。下至家人，幸皆無恙。長兄去夏自徐州至，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、七人，提挈同來。昔所牽念者，今悉置在目前，得同寒暖飢飽：此一泰也。

江州風候稍涼，地少瘴癘，乃至蛇虺蚊蚋，雖有甚稀。溢魚頗肥，江酒極美，其餘食物，多類北地。僕門內之口雖不少，司馬之俸雖不多，量入儉用，亦可自給，身衣口食，且免求人：此二泰也。

僕去年秋始遊廬山，到東、西二林間香爐峰下，見雲水泉石，勝絕第一，愛不能捨，因置草堂。前有喬松十數株，修竹千餘竿；青蘿為牆垣，白石為橋道；流水周於舍下，飛泉落於簷間；紅榴白蓮，羅生池砌；大抵若是，不能殫記。每一獨往，動彌旬日，平生所好者，盡在其中，不惟忘歸，可以終老：此三泰也。

計足下久不得僕書，必加憂望；今故錄三泰，以先奉報。

八、養生主

莊子

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，以有涯隨無涯，殆已；已而為知者，殆而已矣。為善無近名，為惡無近刑。緣督以為經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生，可以養親，可以盡年。

庖丁為文惠君解牛，手之所觸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踦，砉然響然，奏刀騁然，莫不中音。合於「桑林」之舞，乃中「經首」之會。

文惠君曰：「嘻，善哉！技蓋至此乎？」

庖丁釋刀對曰：「臣之所好者道也，進乎技矣。始臣之解牛之時，所見無非牛者。三年之後，未嘗見全牛也。方今之時，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，官知止而神欲行。依乎天理；批大郤，導大窾，因其固然。技經肯綮之未嘗，而況大軒乎？良庖歲更刀，割也；族庖月更刀，折也。今臣之刀，十九年矣，所解數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發於硎。彼節者有間，而刀刃者無厚；以無厚入有間，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。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。雖然，每至於族，吾見其難為；怵然為戒，視為止，行為遲。動刀甚微，謫然已解，如土委地。提刀而立，為之四顧，為之躊躇滿志，善刀而藏之。」

文惠君曰：「善哉！吾聞庖丁之言，得養生焉。」

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：「是何人也？惡乎介也！天與？其人與？」曰：「天也，非人也；天之生是使獨也。人之貌有與也；以是知其天也，非人也。」

澤雉十步一啄，百步一飲，不蕲畜乎樊中；神雖王，不善也。

老聃死，秦失弔之，三號而出。弟子曰：「非夫子之友邪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然則弔焉若此，可乎？」曰：「然。始也吾以為其人也，而今非也。向吾入而弔焉，有老者哭之，如哭其子；少者哭之，如哭其母。彼其所以會之，必有不蕲言而言，不蕲哭而哭者；是遁天倍情，忘其所受；古者謂之遁天之刑。遁來，夫子時也；適去，夫子順也；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也；古者謂是帝之縣解。」指窮於為薪；火傳也，不知其盡也。」

九、觸讐說趙太后

戰國策

趙太后新用事，秦急攻之。趙氏求救於齊，齊曰：「必以長安君為質，兵乃出。」太后不肯，大臣強諫。太后明謂左右：「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，老婦必唾其面。」

左師觸讐願見太后。太后盛氣而揖之。入而徐趨，至而自謝，曰：「老臣病足，曾不能疾走。不得見久矣，竊自恕，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，故願望見太后。」太后曰：「老婦恃輦而行。」曰：「日食飲得無衰乎？」曰：「恃粥耳。」曰：「老臣今者殊不欲食，乃自強步，日三、四里，少益嗜食，和於身也。」太后曰：「老婦不能。」太后之色少解。

左師公曰：「老臣賤息舒祺，最少，不肖。而臣衰，竊愛憐之，願令得補黑衣之數，以衛王宮。沒死以聞。」太后曰：「敬諾。年幾何矣？」對曰：「十五歲矣。雖少，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。」太后曰：「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？」對曰：「甚於婦人。」太后笑曰：「婦人異甚。」對曰：「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。」曰：「君過矣！不若長安君之甚。」左師公曰：「父母之愛子，則為之計深遠。媼之送燕后也，持其踵，為之泣，念悲其遠也，亦哀之矣。已行，非弗思也，祭祀必祝之，祝曰：『必勿使反。』豈非計久長，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？」太后曰：「然。」左師公曰：「今三世以前，至於趙之為趙，趙王之子孫侯者，其繼有在者乎？」曰：「無有。」曰：「微獨趙，諸侯有在者乎？」曰：「老婦不聞也。」「此其近者禍及身，遠者及其子孫。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？位尊而無功，奉厚而無勞，而挾重器多也。今媼尊長安君之位，而封之以膏腴之地，多予之重器，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，一旦山陵崩，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趙？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，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。」太后曰：「諾，恣君之所使之。」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，質於齊，齊兵乃出。

十、孫子吳起列傳

司馬遷

孫子武者，齊人也。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。闔廬曰：「子之十三篇，吾盡觀之矣，可以小試勒兵乎？」對曰：「可。」闔廬曰：「可試以婦人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於是許之，出宮中美女，得百八十人。孫子分為二隊，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，皆令持戟。令之曰：「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？」婦人曰：「知之。」孫子曰：「前，則視心；左，視左手；右，視右手；後，即視背。」婦人曰：「諾。」

約束既布，乃設鉄鍼，即三令五申之。於是鼓之右，婦人大笑。孫子曰：「約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將之罪也。」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，婦人復大笑。孫子曰：「約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將之罪也；既已明而不如法者，吏士之罪也。」乃欲斬左右隊長。吳王從臺上觀，見且斬愛姬，大駭。趣使使下令曰：「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。寡人非此二姬，食不甘味，願勿斬也。」孫子曰：「臣既已受命為將，將在軍，君命有所不受。」遂斬隊長二人以徇。用其次為隊長，於是復鼓之。婦人左右前後跪起，皆中規矩繩墨，無敢出聲。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：「兵既整齊，王可試下觀之，唯王所欲用之，雖赴水火猶可也。」吳王曰：「將軍罷休就舍，寡人不願下觀。」孫子曰：「王徒好其言，不能用其實。」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，卒以為將。西破彊楚，入郢，北威齊晉，顯名諸侯，孫子與有力焉。

孫武既死，後百餘歲有孫臏。臏，生阿、鄆之間，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。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。龐涓既事魏，得為惠王將軍，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，乃陰使召孫臏。臏至，龐涓恐其賢於己，疾之，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，欲隱勿見。

齊使者如梁，孫臏以刑徒陰見，說齊使。齊使以為奇，竊載與之齊。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。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。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，馬有上、中、下輩。於是孫子謂田忌曰：「君弟重射，臣能令君勝。」田忌信然之，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。及臨質，孫子曰：「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，取君上駟與彼中駟，取君中駟與彼下駟。」既馳三輩畢，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，卒得王千金。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。威王問兵法，遂以為師。

其後魏伐趙，趙急，請救於齊。齊威王欲將孫臏，臏辭謝曰：「刑餘之人，不可。」於是乃以田忌為將，而孫子為師，居輜車中，坐為計謀。田忌欲引兵之趙，孫子曰：「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，救鬪者不搏撻，批亢擣虛，形格勢禁，則自為解耳。今梁、趙相攻，輕兵銳卒必竭於外，老弱罷於內。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，據其街路，衝其方虛，彼必釋趙而自救。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敝於魏也。」田忌從之，魏果去邯鄲，與齊戰於桂陵，大破梁軍。

十一、尚節亭記

劉基

古人植卉木，而有取義焉者，豈徒為玩好而已？故蘭取其芳，谖草取其忘憂，蓮取其出汗而不染。不特卉木也！佩，以玉；環，以象；坐右之器，以敲；或以之比德而自勵；或以之懲志而自警。進德修業，於是乎有裨焉！

會稽黃中立，好植竹，取其節也！故為亭竹間，而名之曰：「尚節之亭」，以為讀書遊藝之所，淡乎無營乎外之心也！予觀而喜之。

夫竹之為物，柔體而虛中，婉婉焉，而不為風雨摧折者，以其有節也！至於涉寒暑，蒙霜雪，而柯不改，葉不易，色蒼蒼而不變，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。信乎，有諸中，形於外，為能踐其形也！然則，以節言竹，復何以尚之哉？

世衰道微，能以節立身者，鮮矣！中立抱材未用，而早以節立志，是誠有大過人者，吾又安得不喜之哉？

夫節之時義，大《易》備矣！無庸外而求也！草木之節，實枝葉之所生，氣之所聚，筋脈所湊。故得其中和，則暢茂條達，而為美植；反之，則為瞞，為液，為癭腫，為樛屈，而以害其生矣！是故春夏、秋冬之分、至，謂之：「節」；節者，陰陽、寒暑轉移之機也。人道有變，其節乃見。節也者，人之所難處也，於是乎有中焉！故讓國，大節也！在泰伯則是，在季子則非；守死，大節也！在子思則宜，在曾子則過。必有義焉，不可膠也！擇之不精，處之不當，則不為暢茂條達，而為瞞液、癭腫、樛屈矣！不亦達哉？

《傳》曰：「行前定，則不困。」平居而講之，他日處之，裕如也！然則中立之取諸竹，以名其亭，而又與吾徒游，豈苟然哉？

十二、賈誼論

蘇軾

非才之難，所以自用者實難。惜乎賈生王者之佐，而不能自用其才也。

夫君子之所取者遠，則必有所待；所就者大，則必有所忍。古之賢人，皆有可致之才，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，未必皆其時君之罪，或者其自取也。

愚觀賈生之論，如其所言，雖三代何以遠過？得君如漢文，猶且以不用死，然則是天下無堯、舜，終不可有所為耶？仲尼聖人，歷試於天下，苟非大無道之國，皆欲勉強扶持，庶幾一日得行其道。將之荆，先之以冉有，申之以子夏。君子之欲得其君，如此其勤也。孟子去齊，三宿而後出晝，猶曰：「王其庶幾召我。」君子之不忍棄其君，如此其厚也。公孫丑問曰：「夫子何為不豫？」孟子曰：「方今天下，舍我其誰哉？而吾何為不豫？」君子之愛其身，如此其至也。夫如此而不用，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為，而可以無憾矣。若賈生者，非漢文之不用生，生之不能用漢文也。

夫絳侯親握天子璽，而授之文帝；灌嬰連兵數十萬，以決劉、呂之雌雄；又皆高帝之舊將。此其君臣相得之分，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？賈生，洛陽之少年，欲使其一朝之間，盡棄其舊而謀其新，亦已難矣。為賈生者，上得其君，下得其大臣，如絳、灌之屬，優游浸漬而深交之，使天子不疑，大臣不忌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，不過十年，可以得志。安有立談之間，而遽為人痛哭哉？觀其過湘，為賦以弔屈原，紓鬱憤悶，趯然有遠舉之志。其後卒以自傷哭泣，至於夭絕，是亦不善處窮者也。夫謀之一不見用，安知終不復用也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，而自殘至此。嗚呼！賈生志大而量小，才有餘而識不足也。

古之人有高世之才，必有遺俗之累。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，則不能全其用。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，一朝盡斥去其舊臣，而與之謀。彼其匹夫，略有天下之半，其以此哉！

愚深悲賈生之志，故備論之；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，則知其有狷介之操，一不見用，則憂傷病沮，不能復振。而為賈生者，亦慎其所發哉！

十三、徐文長傳

袁宏道

徐渭，字文長，為山陰諸生，聲名藉甚。薛公蕙校越時，奇其才，有國士之目。然數奇，屢試輒蹶。中丞胡公宗憲聞之，客諸幕。文長每見，則葛衣烏巾，縱談天下事；胡公大喜。是時公督數邊兵，威鎮東南，介胄之士，膝語蛇行，不敢舉頭，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；議者方之劉真長、杜少陵云。會得白鹿，屬文長作表。表上，永陵喜。公以是益奇之，一切疏計，皆出其手。文長自負才略，好奇計，談兵多中。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；然竟不偶。

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，遂乃放浪麌蘖，恣情山水，走齊、魯、燕、趙之地，窮覽朔漠。其所見山奔海立，沙起雷行，雨鳴樹偃，幽谷大都，人物魚鳥，一切可驚可愕之狀，一一皆達之於詩。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，英雄失路、托足無門之悲。故其為詩，如嗔如笑，如水鳴峽，如種出土，如寡婦之夜哭，羈人之寒起。雖其體格時有卑者，然匠心獨出，有王者氣，非彼巾幘而事人者所敢望也。文有卓識，氣沈而法嚴，不以模擬損才，不以議論傷格，韓、曾之流亞也。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，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，文長皆叱而怒之，故其名不出於越。悲夫！

喜作書，筆意奔放如其詩，蒼勁中姿媚躍出，歐陽公所謂「妖韶女老，自有餘態」者也。間以其餘，旁溢為花鳥，皆超逸有致。卒以疑殺其繼室，下獄論死。張太史元忭力解，乃得出。晚年，憤益深，佯狂益甚。顯者至門，或拒不納。時攜錢至酒肆，呼下隸與飲；或自持斧，擊破其頭，血流被面，頭骨皆折，揉之有聲；或以利錐錐其兩耳，深入寸餘，竟不得死。周望言：晚歲詩文益奇，無刻本，集藏於家。余同年有官越者，托以鈔錄，今未至。余所見者，《徐文長集》、《闕編》二種而已。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，抱憤而卒。

石公曰：「先生數奇不已，遂為狂疾；狂疾不已，遂為囹圄。古今文人，牢騷困苦，未有若先生者也。雖然，胡公閒世豪傑，永陵英主。幕中禮數異等，是胡公知有先生矣；表上，人主悅，是人主知有先生矣。獨身未貴耳。先生詩文崛起，一掃近代蕪穢之習，百世而下，自有定論，胡為不遇哉？梅客生嘗寄予書曰：『文長吾老友，病奇於人，人奇於詩。』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。無之而不奇，斯無之而不奇也！悲夫！」

十四、諫逐客書

李斯

臣聞吏議逐客，竊以爲過矣。

昔穆公求士，西取由余於戎，東得百里奚於宛，迎蹇叔於宋，來邳豹、公孫支於晉。此五子者，不產於秦，而穆公用之，並國二十，遂霸西戎。孝公用商鞅之法，移風易俗，民以殷盛，國以富強，百姓樂用，諸侯親服，獲楚、魏之師，舉地千里，至今治強。惠王用張儀之計，拔三川之地，西併巴、蜀，北收上郡，南取漢中，包九夷，制鄢、郢，東據成皋之險，割膏腴之壤，遂散六國之衆，使之西面事秦，功施到今。昭王得范雎，廢穰侯，逐華陽，強公室，杜私門，蠶食諸侯，使秦成帝業。此四君者，皆以客之功。由此觀之，客何負於秦哉！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，疏士而不用，是使國無富利之實，而秦無强大之名也。

今陛下致崑山之玉，有隨和之寶，垂明月之珠，服太阿之劍，乘纖離之馬，建翠鳳之旗，樹靈鼈之鼓。此數寶者，秦不生一焉，而陛下說之，何也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，則是夜光之璧，不飾朝廷；犀象之器，不爲玩好；鄭、衛之女不充後宮，而駿良駢騃不實外廄，江南金錫不爲用，西蜀丹青不爲採。所以飾後宮，充下陳，娛心意，說耳目者，必出於秦然後可，則是宛珠之簪，傅璣之珥，阿縞之衣，錦繡之飾不進於前，而隨俗雅化，佳冶窈窕，趙女不立於側也。夫擊甕叩缶，彈箏搏髀，而歌呼嗚嗚快耳者，真秦之聲也；《鄭》、《衛》、《桑間》，《韶》、《虞》、《武》、《象》者，異國之樂也。今棄擊甕叩缶而就《鄭》、《衛》，退彈箏而取《韶》、《虞》，若是者何也？快意當前，適觀而已矣。今取人則不然。不問可否，不論曲直，非秦者去，爲客者逐。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，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。此非所以跨海內、制諸侯之術也。

臣聞地廣者粟多，國大者人衆，兵強則士勇。是以泰山不讓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擇細流，故能就其深；王者不卻衆庶，故能明其德。是以地無四方，民無異國，四時充美，鬼神降福，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。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，卻賓客以業諸侯，使天下之士，退而不敢西向，裹足不入秦，此所謂「藉寇兵而齎盜糧」者也。

十五、朋黨論

歐陽脩

臣聞朋黨之說，自古有之，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。大凡君子與君子，以同道為朋；小人與小人，以同利為朋。此自然之理也。

然臣謂小人無朋，惟君子則有之。其故何哉？小人所好者利祿也，所貪者財貨也。當其同利之時，暫相黨引以為朋者，偽也。及其見利而爭先，或利盡而交疏，則反相賊害，雖其兄弟親戚，不能相保。故臣謂小人無朋，其暫為朋者，偽也。君子則不然。所守者道義，所行者忠信，所惜者名節。以之修身，則同道而相益；以之事國，則同心而共濟，終始如一。此君子之朋也。故為人君者，但當退小人之偽朋，用君子之真朋，則天下治矣。

堯之時，小人共工、驩兜等四人為一朋，君子八元、八愷十六人為一朋。舜佐堯，退四凶小人之朋，而進元、愷君子之朋，堯之天下大治。及舜自為天子，而皋、夔、稷、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，更相稱美，更相推讓。凡二十二人為一朋，而舜皆用之，天下亦大治。書曰：「紂有臣億萬，惟億萬心；周有臣三千，惟一心。」紂之時，億萬人各異心，可謂不為朋矣，然紂以亡國。周武王之臣，三千人為一大朋，而周用以興。後漢獻帝時，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，目為黨人。及黃巾賊起，漢室大亂。後方悔悟，盡解黨人而釋之，然已無救矣。唐之晚年，漸起朋黨之論。及昭宗時，盡殺朝之名士，或投之黃河，曰：「此輩清流，可投濁流。」而唐遂亡矣。

夫前世之主，能使人異心不為朋，莫如紂；能禁絕善人為朋，莫如漢獻帝；能誅戮清流之朋，莫如唐昭宗之世。然皆亂亡其國。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，莫如舜之二十二臣，舜亦不疑而皆用之。然而後世不謗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，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，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。周武之世，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。自古為朋之多且大，莫如周，然周用此以興者，善人雖多而不厭也。

十六、秦士錄

宋濂

鄧弼，字伯翊，秦人也。身長七尺，雙目有紫稜，開闔閃閃如電，能以力雄人：鄰牛方鬥，不可擘，拳其脊，折仆地；市門石鼓，十人舁，弗能舉，兩手持之行。然好使酒，怒視人，人見輒避曰：「狂生不可近，近則必有奇辱。」

一日獨飲娼樓，蕭、馮兩書生過其下，急牽入共飲；兩生素賤其人，力拒之；弼怒曰：「君終不我從，必殺君！亡命走山澤耳，不能忍君苦也！」兩生不得已從之。弼自據中筵，指左右，揖兩生坐，呼酒嘯歌以為樂；酒酣，解衣箕踞，拔刀置案上，鏗然鳴；兩生雅聞其酒狂，欲起走，弼止之曰：「勿走也，弼亦粗知書，君何至相視如涕唾？今日非速君飲，欲稍吐胸中不平氣耳！四庫書從君問，即不能答，當血是刃。」兩生曰：「有是哉！」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，弼歷舉傳疏，不遺一言；復詢歷代史，上下三千年，纏繩如貫珠。弼笑曰：「君等伏乎未也？」兩生相顧慘沮，不敢再有問。弼索酒披髮跳叫曰：「吾今日壓倒老生矣！古者學在養氣，今人一服儒衣，反奄奄欲絕，徒欲馳騁文墨，兒撫一世豪傑，此何可哉？此何可哉？君等休矣！」兩生素負多才藝，聞弼言大愧，下樓足不得成步，歸詢其所與遊，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！

泰定末，德王執法西御史臺，弼造書數千言，袖謁之，閻卒不為通。弼曰：「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？」連擊踣數人，聲聞於王，王令隸人捽入，欲鞭之。弼盛氣曰：「公奈何不禮壯士？今天下雖號無事，東海島夷，尚未臣順，間者駕海艦互市於鄞，即不滿所欲，出火刀斫柱，殺傷我中國民，諸將軍控弦引矢，追至大洋，且戰且卻，其虧國體為已甚。西南諸蠻，雖曰稱臣奉貢，乘黃屋左纛，稱制與中國等，尤志士所同憤。誠得如弼者一二輩，驅十萬橫磨劍伐之，則東西止日所出入，莫非王土矣！公奈何不禮壯士？」

庭中人聞之，皆縮頸吐舌，舌久不能收。王曰：「爾自號壯士，解持矛鼓譟，前登堅城乎？」曰：「能！」「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？」曰：「能！」「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？」曰：「能！」王顧左右曰：「姑試之。」問所需，曰：「鐵鎧良馬各一，雌雄劍二。」王即命給予。陰戒善槊者五十人，馳馬出東門外，然後遣弼往。王自臨觀，空一府隨之。暨弼至，眾槊並進；弼虎吼而奔，人馬辟易五十步，面目無色；已而煙塵漲天，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，連斫馬首墮地，血涔涔滴。王撫髀驩曰：「誠壯士！誠壯士！」命酌酒勞弼，弼立飲不拜。由是狂名振一時，至比之王鐵槍云。

王上章薦諸天子，會丞相與王有隙，格其事不下。弼環視四體，歎曰：「天生一具銅劙鐵肋，不使立勳萬里外，乃槁死三尺蒿下，命也！亦時也！尚何言！」遂入王屋山為道士；後十年終。

史官曰：「弼死未二十年，天下大亂，中原數千里，人影殆絕。玄鳥來亦失其家，競棲林木間。使弼在，必當有以自見，惜哉！弼鬼不靈則已；若有靈，吾知其怒髮上衝也！」

十七、東番記

陳第

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，居彭湖外洋海島中。起魍港、加老灣，歷大員、堯港、打狗嶼、小淡水、雙溪口、加哩林、沙巴里、大幫坑，皆其居也，斷續凡千餘里。種類甚蕃，別為社，社或千人，或五六百。無酋長，子女多者眾雄之，聽其號令。性好勇喜鬥，無事晝夜習走。足蹣皮厚數分，履荆刺如平地，速不後犇馬，能終日不息，縱之，度可數百里。鄰社有隙則興兵，期而後戰。疾力相殺傷，次日即解怨，往來如初，不相讎。所斬首，剔肉存骨，懸之門，其門懸骷髏多者，稱壯士。

地暖，冬夏不衣。婦女結草裙，微蔽下體而已。無揖讓拜跪禮。無曆日、文字，計月圓為一月，十月為一年，久則忘之，故率不紀歲，艾耆老髦，問之，弗知也。交易，結繩以識，無水田，治畬種禾，山花開則耕，禾熟，拔其穗，粒米比中華稍長，且甘香。採苦草，雜米釀，間有佳者，豪飲能一斗。時燕會，則置大罍，圍坐，各酌以竹筒，不設肴。樂起跳舞，口亦烏烏若歌曲。男子剪髮，留數寸，披垂；女子則否。男子穿耳，女子斷齒，以為飾也。地多竹，大數拱，長十丈。伐竹構屋，茨以茅，廣長數雉。族又共屋，一區稍大，曰公廨。少壯未娶者，曹居之。議事必於公廨，調發易也。

娶則視女子可室者，遣人遺瑪瑙珠雙，女子不受則已，受，夜造其家，不呼門，彈口琴挑之。口琴薄鐵所製，齧而鼓之，錚錚有聲，女聞，納宿，未明徑去，不見女父母。自是宵來晨去必以星，累歲月不改。迨產子女，婦始往婿家迎婿，如親迎，婿始見女父母，遂家其家，養女父母終身，其本父母不得子也。故生女喜倍男，為女可繼嗣，男不足著代故也。

十八、原毀

韓愈

古之君子，其責己也重以周，其待人也輕以約。重以周，故不怠；輕以約，故人樂爲善。

聞古之人有舜者，其爲人也，仁義人也。求其所以爲舜者，責於己曰：「彼，人也。予，人也。彼能是，而我乃不能是！」早夜以思，去其不如舜者，就其如舜者。聞古之人有周公者，其爲人也，多才與藝人也。求其所以爲周公者，責於己曰：「彼人也，予人也。彼能是，而我乃不能是。」早夜以思，去其不如周公者，就其如周公者。舜，大聖人也，後世無及焉；周公，大聖人也，後世無及焉。是人也，乃曰：「不如舜，不如周公，吾之病也。」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！其於人也，曰：「彼人也，能有是，是足爲良人矣；能善是，是足爲藝人矣。」取其一，不責其二；即其新，不究其舊，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。一善易修也，一藝易能也，其於人也，乃曰：「能有是，是亦足矣。」曰：「能善是，是亦足矣。」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！

今之君子則不然。其責人也詳，其待己也廉。詳，故人難於爲善；廉，故自取也少。己未有善，曰：「我善是，是亦足矣。」己未有能，曰：「我能是，是亦足矣。」外以欺於人，內以欺於心，未少有得而止矣。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！其於人也，曰：「彼雖能是，其人不足稱也；彼雖善是，其用不足稱也。」舉其一，不計其十；究其舊，不圖其新，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。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！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，而以聖人望於人，吾未見其尊己也。

雖然，爲是者有本有原，急與忌之謂也。急者不能修，而忌者畏人修。吾嘗試之矣，嘗試語於衆曰：「某良士，某良士。」其應者，必其人之與也；不然，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；不然，則其畏也。不若是，強者必怒於言，懦者必怒於色矣。又嘗語於衆曰：「某非良士，某非良士。」其不應者，必其人之與也；不然，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；不然，則其畏也。不若是，強者必說於言，懦者必說於色矣。是故事修而謗興，德高而毀來。嗚呼！士之處此世，而望名譽之光、道德之行，難已！

十九、與陳伯之書

丘遲

遲頓首，陳將軍足下：無恙，幸甚！幸甚！

將軍勇冠三軍，才為世出，棄燕雀之小志，慕鴻鵠以高翔。昔因機變化，遭遇明主，立功立事，開國稱孤，朱輪華轂，擁旄萬里，何其壯也！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，聞鳴鏑而股戰，對穹廬以屈膝，又何劣邪！

尋君去就之際，非有他故，直以不能內審諸己，外受流言，沉迷猖獗，以至於此。聖朝赦罪責功，棄瑕錄用，推赤心於天下，安反側於萬物，此將軍之所知，不假僕一二談也。朱鮪涉血於友于，張繡割刃於愛子；漢主不以為疑，魏君待之若舊。況將軍無昔人之罪，而勳重於當世！夫迷途知反，往哲是與；不遠而復，先典攸高。主上屈法申恩，吞舟是漏。將軍松柏不翦，親戚安居；高臺未傾，愛妾尚在。悠悠爾心，亦何可言！

今功臣名將，雁行有序。佩紫懷黃，贊帷幄之謀；乘輶建節，奉疆場之任；並刑馬作誓，傳諸子孫。將軍獨覲顏借命，驅馳氈裘之長，寧不哀哉！

夫以慕容超之強，身送東市；姚泓之盛，面縛西都。故知霜露所均，不育異類；姬漢舊邦，無取雜種。北虜僭盜中原，多歷年所，惡積禍盈，理至焦爛。況偽孽昏狡，自相夷戮，部落攜離，酋豪猜貳。方當繫頸蠻邸，懸首藁街。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，燕巢於飛幕之上，不亦惑乎？

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長，雜花生樹，群鶯亂飛。見故國之旗鼓，感生平於疇日，撫弦登陴，豈不愴恨？所以廉公之思趙將，吳子之泣西河，人之情也，將軍獨無情哉？想早勵良規，自求多福。

當今皇帝盛明，天下安樂，白環西獻，楛矢東來；夜郎滇池，解辯請職；朝鮮昌海，蹶角受化。唯北狄野心，倔強沙塞之間，欲延歲月之命耳。中軍臨川殿下，明德茂親，總茲戎重，弔民洛汭，伐罪秦中。若遂不改，方思僕言。聊布往懷，君其詳之！丘遲頓首。

二十、留侯論

蘇軾

古之所謂豪傑之士，必有過人之節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，匹夫見辱，拔劍而起，挺身而鬥，此不足為勇也。天下有大勇者，卒然臨之而不驚，無故加之而不怒。此其所挾持者甚大，而其志甚遠也。

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，其事甚怪；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，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。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，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；而世不察，以為鬼物，亦已過矣。且其意不在書。

當韓之亡，秦之方盛也，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。其平居無罪夷滅者，不可勝數。雖有貴、育，無所復施。夫持法太急者，其鋒不可犯，而其勢未可乘。子房不忍忿忿之心，以匹夫之力，而逞於一擊之間；當此之時，子房之不死者，其間不能容髮，蓋亦已危矣。千金之子，不死於盜賊。何者？其身之可愛，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。子房以蓋世之才，不為伊尹、太公之謀，而特出於荊軻、聶政之計，以僥倖於不死，此固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。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。彼其能有所忍也，然後可以就大事。故曰：「孺子可教」也。

楚莊王伐鄭，鄭伯肉袒牽羊以逆。莊王曰：「其君能下人，必能信用其民矣。」遂舍之。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，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。且夫有報人之志，而不能下人者，是匹夫之剛也。夫老人者，以為子房才有餘，而憂其度量之不足，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，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。何則？非有平生之素，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，而命以僕妾之役，油然而不怪者，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，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。

觀夫高祖之所以勝，而項籍之所以敗者，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。項籍唯不能忍，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；高祖忍之，養其全鋒而待其弊，此子房教之也。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，高祖發怒，見於詞色。由此觀之，猶有剛強不忍之氣，非子房其誰全之？

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，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，不稱其志氣。嗚呼！此其所以為子房歟！

二十一、鳴機夜課圖記

蔣士銓

吾母姓鍾氏，名令嘉，字守箴，出南昌名族，行九。幼與諸兄從先祖滋生公讀書。十八歸先府君。時府君年四十餘，任俠好客，樂施與，散數千金，囊篋蕭然，賓從輒滿座。吾母脫簪珥，治酒漿，盤罍間未嘗有儉色。越二載，生銓，家益落，歷困苦窮乏，人所不能堪者，吾母怡然無愁蹙狀；戚黨人爭賢之。府君由是得復遊燕、趙間，而歸吾母及銓，寄食外祖家。

銓四齡，母日授《四子書》數句。苦兒幼不能執筆，乃鏤竹枝為絲斷之，詰屈作波磔點畫，合而成字，抱銓坐膝上教之。既識，即拆去。日訓十字。明日令銓持竹絲合所識字，無誤乃已。至六齡，始令執筆學書。

先外祖家素不潤，歷年饑大凶，益窘乏；時銓及小奴衣服冠履，皆出於母。母工纂繡組織，凡所為女紅，令小奴攜於市，人輒爭購之；以是銓及小奴，無襪襪狀。

先外祖長身白鬚，喜飲酒。酒酣，輒大聲吟所作詩，令吾母指其疵。母每指一字，先外祖滿引一觥；數指之後，乃陶然捋鬚大笑，舉觴自呼曰：「不意阿丈乃有此女！」既而摩銓頂曰：「好兒子！爾他日何以報爾母？」銓稚，不能答，投母懷，淚涔涔下；母亦抱兒而悲。簷風几燭，若愀然助人以哀者。

記母教銓時，組紃績紡之具，畢置左右；膝置書，令銓坐膝下讀之。母手任操作，口授句讀，咿唔之聲，與軋軋相間。兒怠，則少加夏楚；旋復持兒泣曰：「兒及此不學，我何以見汝父？」至夜分寒甚，母坐於床，擁被覆雙足，解衣以胸溫兒背，共銓朗誦之。讀倦，睡母懷；俄而母搖銓曰：「可以醒矣！」銓張目視母面，淚方縱橫落，銓亦泣。少間，復令讀，雞鳴臥焉。諸姨嘗謂母曰：「妹，一兒也。何苦乃爾！」對曰：「子眾可矣，兒一不肖，妹何託焉？」

庚戌，外祖母病且篤，母侍之；凡湯藥飲食，必親嘗之而後進；歷四十晝夜無倦容。外祖母瀕危，泣曰：「女本弱，今勞瘁過諸兄，憊矣。他日婿歸，為我言：『我死無恨，恨不見女子成立；其善誘之！』」語訖而卒。母哀毀骨立，水漿不入口者七日。閭黨姻姪，一時咸以孝女稱，至今弗衰也。

二十二、原道

韓愈

博愛之謂仁，行而宜之之謂義。由是而之焉之謂道，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。

仁與義為定名，道與德為虛位。故道有君子小人，而德有凶有吉。

老子之小仁義，非毀之也，其見者小也。坐井而觀天，曰「天小」者，非天小也。彼以煦煦為仁，子子為義，其小之也則宜。其所謂道，道其所道，非吾所謂道也。其所謂德，德其所德，非吾所謂德也。凡吾所謂道德云者，合仁與義言之也，天下之公言也。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，去仁與義言之也，一人之私言也。

周道衰，孔子沒，火於秦，黃老於漢，佛於晉、魏、梁、隋之間。其言道德仁義者，不入於楊，則入於墨。不入於老，則入於佛。入於彼，必出於此。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。入者附之，出者汙之。噫！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，孰從而聽之？老者曰：「孔子，吾師之弟子也。」佛者曰：「孔子，吾師之弟子也。」為孔子者，習聞其說，樂其誕而自小也，亦曰：「吾師亦嘗師之云爾。」不惟舉之於其口，而又筆之於其書。噫！後之人，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，其孰從而求之？甚矣！人之好怪也。不求其端，不訊其末，惟怪之欲聞。

古之為民者四，今之為民者六。古之教者處其一，今之教者處其三。農之家一，而食粟之家六。工之家一，而用器之家六。賈之家一，而資焉之家六。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！

古之時，人之害多矣。有聖人者立，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。為之君，為之師，驅其蟲蛇禽獸，而處之中土。寒，然後為之衣。饑，然後為之食。木處而顛，土處而病也，然後為之宮室。為之工，以贍其器用。為之賈，以通其有無。為之醫藥，以濟其夭死。為之葬埋祭祀，以長其恩愛。為之禮，以次其先後。為之樂，以宣其湮鬱。為之政，以率其怠倦。為之刑，以鋤其強梗。相欺也，為之符、璽、斗斛、權衡以信之。相奪也，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。害至而為之備，患生而為之防。今其言曰：「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；剖斗折衡，而民不爭。」嗚呼！其亦不思而已矣！如古之無聖人，人之類滅久矣。何也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，無爪牙以爭食也。

二十三、隨園記

袁枚

金陵自北門橋西行二里，得小倉山。山自清涼胚胎，分兩嶺而下，盡橋而止。蜿蜒狹長，中有清池水田，俗號乾河沿。河未乾時，清涼山為南唐避暑所，盛可想也。凡稱金陵之勝者，南曰雨花臺，西南曰莫愁湖，北曰鍾山，東曰冶城，東北曰孝陵，曰雞鳴寺。登小倉山，諸景隆然上浮。凡江湖之大，雲煙之變，非山之所有者，皆山之所有也。

康熙時，織造隋公當山之北巔，構堂皇，繚垣牖，樹之萩千章、桂千畦。都人遊者，翕然盛一時，號曰「隋園」，因其姓也。後三十年，余宰江寧，園傾且頽弛，其室為酒肆，輿臺囁呶，禽鳥厭之不肯廻伏，百卉蕪謝，春風不能花。余惻然而悲，問其值，曰三百金，購以月俸。茨牆剪園，易檐改途。隨其高，為置江樓；隨其下，為置溪亭；隨其夾澗，為之橋；隨其湍流，為之舟；隨其地之隆中而欹側也，為綴峰岫；隨其蓊鬱而曠也，為設宦窓。或扶而起之，或擠而止之，皆隨其豐殺繁瘠，就勢取景，而莫之夭闕者，故仍名曰「隨園」，同其音，易其義。

落成歎曰：「使吾官於此，則月一至焉；使吾居於此，則日日至焉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官而取園者也。」遂乞病，率弟香亭、甥湄君移書史居隨園。聞之蘇子曰：「君子不必仕，不必不仕。」然則余之仕與不仕，與居茲園之久與不久，亦隨之而已。夫兩物之能相易者，其一物之足以勝之也。余竟以一官易此園，園之奇，可以見矣。己巳三月記。

二十四、解蔽

荀子

凡人之患，蔽於一曲，而暗於大理。治則復經，兩疑則惑矣。

天下無二道，聖人無兩心。今諸侯異政，百家異說，則必或是或非，或治或亂。亂國之君，亂家之人，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。妬繆於道，而人誘其所迨也。私其所積，唯恐聞其惡也。倚其所私，以觀異術，唯恐聞其美也。是以與治雖走，而是已不輟也。豈不蔽於一曲，而失正求也哉？心不使焉，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，雷鼓在側而耳不聞，況於使者乎！德道之人，亂國之君非之上，亂家之人非之下，豈不哀哉？

故為蔽：欲為蔽，惡為蔽，始為蔽，終為蔽，遠為蔽，近為蔽，博為蔽，淺為蔽，古為蔽，今為蔽。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，此心術之公患也。

聖人知心術之患，見蔽塞之禍，故無欲、無惡、無始、無終、無近、無遠、無博、無淺、無古、無今，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。是故眾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。

凡觀物有疑，中心不定，則外物不清。吾慮不清，未可定然否也。冥冥而行者，見寢石以為伏虎也，見植林以為後人也，冥冥蔽其明也。醉者越百步之溝，以為蹠步之澗也；俯而出城門，以為小之闔也，酒亂其神也。厭目而視者，視一為兩；掩耳而聽者，聽漠漠以為喨喨，執亂其官也。

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，而求羊者不下牽也，遠蔽其大也。從山下望木者，十仞之木若箸，而求箸者不上折也，高蔽其長也。水動而景搖，人不以定美惡，水執玄也。瞽者仰視而不見星，人不以定有無，用精惑也。有人焉，以此時定物，則世之愚者也。彼愚者之定物，以疑決疑，決必不當。夫苟不當，安能無過乎？

二十五、豫讓論

方孝孺

士君子立身事主，既名知己，則當竭盡智謀，忠告善道，銷患于未形，保治于未然，俾身全而主安。生為名臣，死為上鬼，垂光百世，照耀簡策，斯為美也。苟遇知己，不能扶危為未亂之先，而乃捐軀殞命于既敗之後；釣名沽譽，眩世駭俗，由君子觀之，皆所不取也。

蓋嘗因而論之：豫讓臣事智伯，及趙襄子殺智伯，讓為之報仇。聲名烈烈，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。嗚呼！讓之死固忠矣，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——何也？觀其漆身吞炭，謂其友曰：「凡吾所為者極難，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。」謂非忠可乎？及觀其斬衣三躍，襄子責以不死于中行氏，而獨死于智伯。讓應曰：「中行氏以眾人待我，我故以眾人報之；智伯以國士待我，我故以國士報之。」即此而論，讓餘徐憾矣。

段規之事韓康，任章之事魏獻，未聞以國士待之也；而規也章也，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，與之地以騎其志，而速其亡也。郄疵之事智伯，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；而疵能察韓、魏之情以諫智伯。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，而疵之智謀忠告，已無愧于心也。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，國士——濟國之上也。當伯請地無厭之日，縱欲荒暴之時，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，諄諄然而告之曰：「諸侯大夫各安分地，無相侵奪，古之制也。今無故而取地于人，人不與，而吾之忿心必生；與之，則吾之驕心以起。忿必爭，爭必敗；驕必傲，傲必亡。」諄切懇至，諫不從，再諫之，再諫不從，三諫之。三諫不從，移其伏劍之死，死于是日。伯雖頑冥不靈，感其至誠，庶幾復悟。和韓、魏，釋趙圍，保全智宗，守其祭祀。若然，則讓雖死猶生也，豈不勝于斬衣而死乎？

讓于此時，曾無一語開悟主心，視伯之危亡，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。袖手旁觀，坐待成敗，國士之報，曾若是乎？智伯既死，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，甘自附于刺客之流。何足道哉，何足道哉！雖然，以國士而論，豫讓固不足以當矣；彼朝為仇敵，暮為君臣，腆然而自得者，又讓之罪人也。噫！

二十六、鴻門宴

司馬遷

項伯復夜去，至軍中，具以沛公言報項王。因言曰：「沛公不先破關中，公豈敢入乎？今人有大功而擊之，不義也，不如因善遇之。」項王許諾。

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，至鴻門，謝曰：「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，將軍戰河北，臣戰河南，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，得復見將軍於此。今者有小人之言，令將軍與臣有郤。」項王曰：「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；不然，籍何以至此？」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。

項王、項伯東嚮坐，亞父南嚮坐；亞父者，范增也。沛公北嚮坐，張良西嚮侍。范增數目項王，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，項王默然不應。范增起，出召項莊，謂曰：「君王為人不忍，若入前為壽，壽畢，請以劍舞，因擊沛公於坐，殺之。不者，若屬皆且為所虜。」莊則入為壽，壽畢，曰：「君王與沛公飲，軍中無以為樂，請以劍舞。」項王曰：「諾。」

項莊拔劍起舞，項伯亦拔劍起舞，常以身翼蔽沛公，莊不得擊。於是張良至軍門，見樊噲。樊噲曰：「今日之事何如？」良曰：「甚急。今者項莊拔劍舞，其意常在沛公也。」噲曰：「此迫矣，臣請入，與之同命。」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。交戟之士欲止不內，樊噲側其盾以撞，衛士仆地，噲遂入。披帷西嚮立，瞋目視項王，頭髮上指，目眴盡裂。項王按劍而跽，曰：「客何為者？」張良曰：「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。」項王曰：「壯士，賜之卮酒。」則與斗卮酒。噲拜謝，起，立而飲之。項王曰：「賜之彘肩。」則與一生彘肩。樊噲覆其盾於地，加彘肩上，拔劍切而啗之。

項王曰：「壯士，能復飲乎？」樊噲曰：「臣死且不避，卮酒安足辭！夫秦王有虎狼之心，殺人如不能舉，刑人如恐不勝，天下皆叛之。懷王與諸將約曰：『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。』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，毫毛不敢有所近，封閉宮室，還軍霸上，以待大王來。故遣將守關者，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。勞苦而功高如此，未有封侯之賞，而聽細說，欲誅有功之人，此亡秦之續耳，竊為大王不取也。」項王未有以應，曰：「坐！」樊噲從良坐。坐須臾，沛公起如廁，因招樊噲出。

二十七、前赤壁賦

蘇軾

壬戌之秋，七月既望，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。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。

舉酒屬客，誦明月之詩，歌窈窕之章。少焉，月出於東山之上，徘徊於斗牛之間。

白露橫江，水光接天；縱一葦之所如，凌萬頃之茫然。浩浩乎！如馮虛御風，而不知其所止；飄飄乎！如遺世獨立，羽化而登仙。

於是飲酒樂甚，扣舷而歌之。歌曰：「桂櫂兮蘭桨，擊空明兮泝流光。渺渺兮予懷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」客有吹洞簫者，倚歌而和之，其聲嗚嗚然，如怨，如慕；如泣，如訴。餘音嫋嫋，不絕如縷；舞幽壑之潛蛟，泣孤舟之嫠婦。

蘇子愀然，正襟危坐，而問客曰：「何為其然也？」

客曰：「『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』，此非曹孟德之詩乎？西望夏口，東望武昌，山川相繆，鬱乎蒼蒼，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？方其破荊州，下江陵，順流而東也，舳艤千里，旌旗蔽空；醞酒臨江，橫槊賦詩；固一世之雄也！而今安在哉？況吾與子，漁樵於江渚之上，侶魚蝦，而友麋鹿；駕一葉之扁舟，舉匏樽以相屬；寄蜉蝣於天地，渺滄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須臾，羨長江之無窮；挾飛仙以遨遊，抱明月而長終；知不可乎驟得，託遺響於悲風。」

蘇子曰：「客亦知夫水與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嘗往也；盈虛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長也！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與我，皆無盡也！而又何羨乎？且夫天地之間，物各有主。苟非吾之所有，雖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風，與山間之明月，耳得之而為聲；目遇之而成色。取之無禁；用之不竭。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，而吾與子之所共適。」

客喜而笑，洗盞更酌。肴核既盡，杯盤狼藉。相與枕藉乎舟中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二十八、王冕傳

宋濂

王冕者，諸暨人。七八歲時，父命牧牛隴上，竊入學舍，聽諸生誦書，聽已，輒默記。暮歸，忘其牛，或牽牛來責蹊田者，父怒撻之，已而復如初。母曰：「兒痴如此！曷不聽其所為？」冕因去，依僧寺以居，夜潛出，坐佛膝上，執策，映長明燈讀之，琅琅達旦。佛像多土偶，獰惡可怖，冕小兒，恬若不見。安陽韓性聞而異之，錄為弟子，學，遂為通儒。性卒，門人事冕如事性。

時冕父已卒，即迎母入越城就養，久之，母思還故里，冕買白牛駕母車，自被古冠服隨車後，鄉里少兒競遮道訕笑，冕亦笑。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為府史，冕罵曰：「吾有田可耕，有書可讀，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！」每居小樓上，客至，僅入報，命之登乃登。部使者行郡，坐馬上求見，拒之去，去不百武，冕倚樓長嘯，使者聞之慚。

冕屢應進士舉，不中，嘆曰：「此童子羞為者，吾可溺是哉！」竟棄去。買舟下東吳，渡大江，入淮楚，歷覽名山川，或遇奇才俠客，談古豪傑事，即呼酒共飲，慷慨悲吟，人斥為「狂奴」。北游燕都，館秘書卿泰不花家，泰不花薦以館職，冕曰：「公誠愚人哉！不滿十年，此中狐兔遊矣，何以祿仕為？」即日將南轍，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，唯兩女一童留燕，悵然無所依。冕知之，不遠千里走灤陽，取生遺骨，且挈二女還生家。

冕既歸越，復大言天下將亂，時海內無事，或斥冕為妄，冕曰：「妄人非我，誰當為妄哉？」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，種豆三畝，粟倍之；樹梅花千，桃杏居其半；芋一區，薤韭各百本。引水為池，種魚千餘頭；結茅廬三間，自題梅花屋。嘗倣《周禮》著書一卷，坐臥自隨，祕不使人觀。更深人寂，輒挑燈朗諷，既而撫卷曰：「吾未即死，持此以遇明主，伊、呂事業不難致也。」當風日佳時，操觚賦詩，千百言不休，皆鵬鷁海怒，讀者毛髮為聳。人至，不為賓主禮，清談竟日不倦。食至則食，都不必辭謝。善畫梅，不減楊補之，求者肩背相望。以繪幅短長為得米之差，人譏之，冕曰：「吾藉是以養口體，豈好為人家作畫師哉！」未幾，汝穎兵起，一一如冕言。

二十九、教戰守策

蘇軾

夫當今生民之患，果安在哉？在於知安而不知危，能逸而不能勞。此其患不見於今，而將見於他日。今不為之計，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。

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，是故天下雖平，不敢忘戰。秋冬之隙，致民田獵以講武，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，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，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。是以雖有盜賊之變，而民不至於驚潰。

及至後世，用迂儒之議，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。天下既定，則卷甲而藏之。數十年之後，甲兵頓弊，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；卒有盜賊之警，則相與恐懼訛言，不戰而走。開元天寶之際，天下豈不大治？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，酣豢於遊戲酒食之間；其剛心勇氣，銷耗鈍眊，痿蹶而不復振。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；四方之民，獸奔鳥竄，乞為囚虜之不暇，天下分裂，而唐室因以微矣。

蓋嘗試論之：天下之勢，譬如一身。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，豈不至哉？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。至於農夫小民，終歲勤苦，而未嘗告病，此其故何也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，此疾之所由生也。農夫小民，盛夏力作，窮冬暴露，其筋骸之所衝犯，肌膚之所浸漬，輕霜露而狎風雨，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。今王公貴人，處於重屋之下，出則乘輿，風則襲裘，雨則御蓋。凡所以慮患之具，莫不備至。畏之太甚，而養之太過，小不如意，則寒暑入之矣。是以善養身者，使之能逸而能勞；步趨動作，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；然後可以剛健強力，涉險而不傷。夫民亦然。

今者治平之日久。天下之人，驕惰脆弱，如婦人孺子，不出於閨門。論戰鬥之事，則縮頸而股慄；聞盜賊之名，則掩耳而不願聽。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，以為生事擾民，漸不可長。此不亦畏之太甚，而養之太過歟？

三十、與吳質書

曹丕

二月三日，丕白：

歲月易得，別來行復四年。三年不見，東山猶歎其遠，況乃過之？思何可支！雖書疏往返，未足解其勞結。

昔年疾疫，親故多罹其災。徐、陳、應、劉，一時俱逝，痛可言邪？昔日遊處，行則連輿，止則接席，何曾須臾相失。每觴酌流行，絲竹並奏，酒酣耳熱，仰而賦詩。當此之時，忽然不自知樂也。謂百年已分，可長共相保。何圖數年之間，零落略盡，言之傷心！頃撰其遺文，都為一集。觀其姓名，已為鬼錄。追思昔遊，猶在心目。而此諸子，化為糞壤，可復道哉！

觀古今文人，類不護細行，鮮能以名節自立。而偉長獨懷文抱質，恬淡寡欲，有箕山之志，可謂彬彬君子矣。著《中論》二十餘篇，成一家之業，辭義典雅，足傳於後，此子為不朽矣。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，才學足以著書，美志不遂，良可痛惜。間歷觀諸子之文，對之技淚，既痛逝者，行自念也。孔璋章表殊健，微為繁富。公幹有逸氣，但未遒耳，至其五言詩，妙絕當時。元瑜書記翩翩，致足樂也。仲宣獨自善於辭賦，惜其體弱，不足起其文，至於所善，古人無以遠過也。

昔伯牙絕絃於鍾期，仲尼覆醢於子路，痛知音之難遇，傷門人之莫逮。諸子但為未及古人，自一時之雋也。今之存者，已不逮矣，後生可畏，來者難誣。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。

年行已長大，所懷萬端，時有所慮，至通夜不瞑。志意何時復類昔日？已成老翁，但未白頭耳。光武言：「年三十餘，在兵中十歲，所更非一。」吾德不及之，年與之齊矣。以犬羊之質，服虎豹之文；無眾星之明，假日月之光。動見瞻觀，何時易乎？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。少壯真當努力，年一過往，何可攀援？古人思秉燭夜遊，良有以也。

頃何以自娛？頗復有所述造否？東望於邑，裁書敘心。丕白。